



四 場 歌 舞 剧

啞 姑 泉

編 劇	張 萬 一	張 沛
作 曲	張 沛	張 文 秀
	李 秉 衡	

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CAU00/07

金針挑出萬人甜，
故事真堪入管弦，
千古中條一池雪，
停車爭訪啞姑泉。

太原听山西人民歌舞团
演啞姑泉，极为动人，頃来
运城游覽盐池并寻啞姑泉
址，写此寄該团諸同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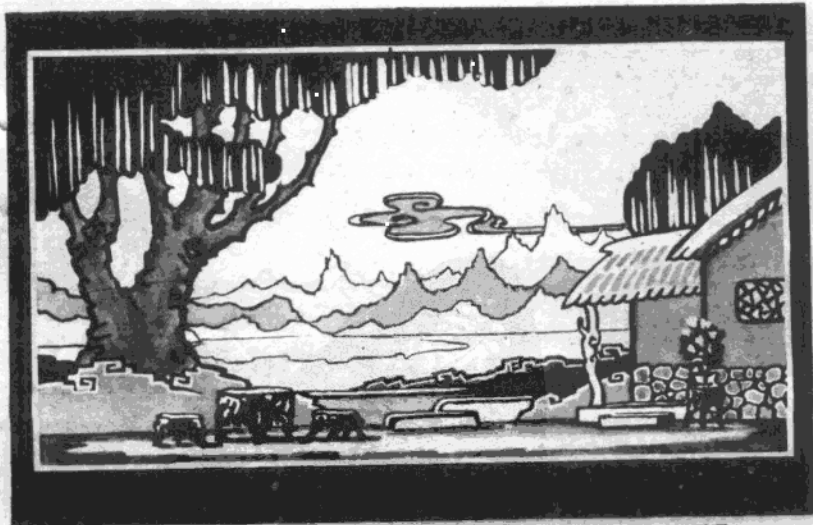
田 汉

一九六一年
一月九日

金針挑出萬人甜，故事真堪入管弦。
千古中條一池雪，停車爭訪啞姑泉。
太原聽山西人民歌舞團演啞姑泉，極為動人，頃來
運城遊覽鹽池並尋啞姑泉址，寫此寄該團諸同志。
田漢 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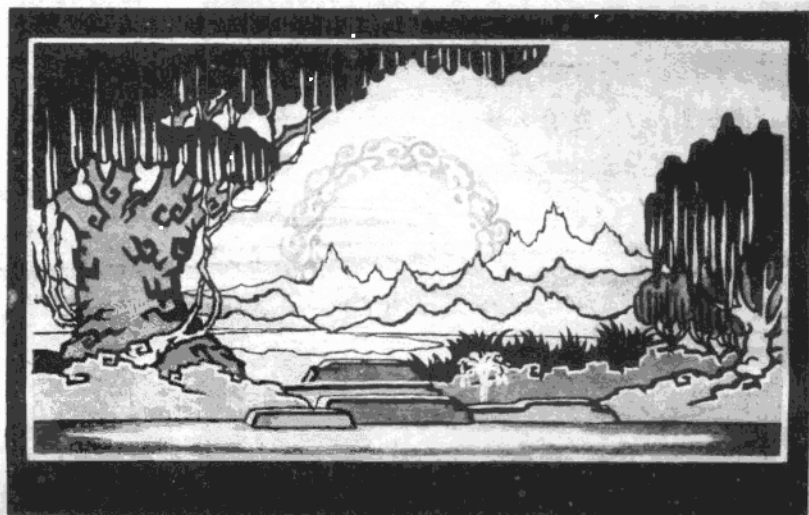
序 幕



第一、三景



第二景



第四景

舞台設計：王良
封面

人 物：甜姑、甜父、艾林

姑娘們：春姑、夏姑、秋姑、冬姑、月姑、花姑

.....

盐工們：楊生、柳生、榆生、槐生.....

农 夫：沈大爷、蔣大爷、韓大爷.....

农 妇：沈大娘、韓大孀.....

白胡老头

侍 婆

花 仙：甲、乙、丙、丁

刺牛怪

独角牛

小怪：甲、乙、丙、丁

内 容 提 要

《哑姑泉》是根据山西运城盐池一带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编写的四场歌舞剧。剧本描写了一个美丽的姑娘——甜姑，和盐民们为了取得甜水晒盐，与妖魔进行殊死斗争。相传很早以前，盐池有个甜水泉眼，被中条山的妖魔刺牛怪封锁。甜姑得到仙翁指点，在盐民们的卫护下，经历了百般艰难，盗来了刺牛怪的“乾坤金针”，终于挑开了泉眼。但是，泉眼开处，冲出一股浊气，冲瞎了甜姑的眼睛，冲哑了甜姑的喉咙。人们深感甜姑舍己为群的高尚品德，将泉水取名“哑姑泉”，永世纪念。

統一書號：10088·583

定 价：七 角

序 幕

〔星夜，背水的人們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艰难地行走在陡峭的山岭上。〕

幕后合唱：（甜姑领唱）

星夜跋涉背水难，

担惊历险不計年，

万民疾苦几时尽！

环池何日有甘泉！

〔突然，狂风大作，霎时天昏地暗，星月无光。背水的人們被风刮得东倒西歪，他們拼尽全力挣扎着。忽然，一个巨大的恶魔身影——刺牛怪，掠岭而过。一位老人——这就是甜父，被狂风刮得摇摇晃晃，終因年老力衰，难以支撑，跌下了悬崖。一位英武的青年——这是艾林，見甜父掉下悬崖，便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抢救甜父。众人吃惊地望着悬崖。〕

〔风渐渐平息。〕

第一場

在甜姑家院子内外。一棵皂角树下，有两間茅屋。檐前有一盆鲜花，紅花盛开。側首，芦苇丛中有一座古老的祭台。

远处，是雪海般的解州盐池与綿亘起伏的中条山。

〔姑娘們由村里出来，走向村头，不安地遙望远方。〕

唱）东山紅日映盐田，

淡淡烟雾罩山川。
父兄星夜上山背甜水，
背回甜水好晒盐。
往返百里多艰险，
更怕牛角黑风旋。
桑叶满枝无心采，
只盼父兄早回还。

甜 姑：（内唱）

南风吹过中条山……

（提采桑篮子，看见姑娘们心神不安，即热情地安慰她们）

千山万壑开笑颜。
满池盐卤宝光现，
遍野桑枝绿艳艳。
桑叶肥，卤水满，
父兄晒盐咱养蚕。
辛勤日子辛勤过，
辛勤人家免饥寒。

姑娘们：（为之鼓舞，唱）

桑叶肥，卤水满，
父兄晒盐咱养蚕，
辛勤日子辛勤过，
辛勤人家免饥寒。

春 姑：甜姑姐，天这时候啦，背甜水的人们怎么还不回来？

夏 姑：可别再碰上牛角黑风啊！

〔姑娘們忐忑不安地向中祭壇眺望。〕

甜 姑：（唱）家家戶戶望穿眼，

盼望亲人多平安。

早夜背水百里路，

晒盐苦熬一整天！

黑风凶煞何日尽？

盐民苦难几时完？

天不做好事人遭难，

为什么，百里盐池无甘泉？

姑娘們：（唱）为什么，为什么？

百里盐池无甘泉？

〔鑼声响了。在祭祀音樂声中，盐民們點着香燭、祭品走向祭壇。〕

誠誠祝告，獻歌獻舞。

甜 姑：（唱。姑娘們（群））

柳絮舞雪片，

榆莢洒金錢，

年年今日，焚香祈甘泉。

抬頭問蒼天，

蒼天空悠悠，

盐民苦难，何日是尽头？

舉首問白云，

白云池上过，

年年祝告，为何苦更多？

對面問青山，

峰巒莽蒼蒼，

百里环池，甘泉何处藏？

苍天不开言，

白云自悠閑，

青山挺挺立，

空谷回声传，

盐民疾苦几时尽？

百里环池，何日有甘泉？

一小姑娘：（扑向沈大爷）爷爷，这不是咱环池有过甘泉吗？

沈大爷：（意味深长地）有过。多少年前，这里有过，那清清的泉水通着黄河。泉水入盐池，~~像甘露盐山样多~~，那时咱环池真是：处处歌声载道，家家无愁安乐。不料，好景不长，中条山来了一个妖魔，一阵狂风卷过，环池泉眼，就被妖魔封锁！（唱）

多少代来多少年，

环池再也无甘泉，

盐民历尽背水苦，

黑风凶煞逼人間！

沈大娘：天哪！你保佑背甜水的那些受苦的人们吧！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来吧！（跪了下去）

（突然，中条山上狂风大作，当下黄尘滚滚，日色无光。）

姑娘们：（唱）霎时天昏地又暗，

黄尘滚滚不见山；

背水途中无处避，

叩求苍天保平安！

（人声喊嚷，钟声当当，背水的盐民们被刮得踉跄奔上。家里人們

接着。

沈大爷：（谓众人向祭台祝告。众合唱）

是神风你走升天路，

是仙风求你入洞府，

我与你春秋两祭祀，

我与你早晚香一炉！

（跪了下去）

（风声渐渐隐退。）

甜 姑：（不见父亲回来，向背水的盐民们）我爹呢？

盐民们：（茫然）你爹？……

（盐民甲提着个破水罐，狼狠地跑上。）

甜 姑：（问盐民甲）我爹呢？

盐民甲：哎呀！谢天谢地，若非艾林相救，掉下悬崖，哪
老伯命在！

甜 姑：（大吃一惊）啊？

盐民甲：（一指）那不是邵回来啦！

甜 姑：爹！（扑了过去）

众 人：艾林？哪个艾林？

盐民甲：就是在池神庙前拳击强徒，搭救盐民的艾林。

众 人：（用敬佩的眼光望去）是他？

（艾林身背弓箭，拱揖甜父上場。甜姑将甜父扶坐在凳子上。）

甜 父：（筋疲力尽地）水，甜水！

众 人：甜水？……（各将罐罐等提起来倒水，可是一滴也没有）甜
水！……

甜 父：啊？甜水……

众 人：都洒光啦！

沈大娘：（失声叫苦）天哪！沒有甜水，不能煮飯；沒有甜水，不能晒盐；为了背些甜水，人們年年月月耽多少惊，吃多少苦！可是甜水……（抱起个空水罐仰望天空）

（盐民乙喘呼呼地跑上。）

盐民乙：完啦！完啦！

众 人：什么完啦？

盐民乙：盐畦被黑风刮得一扫土平，多少天来晒的盐全完啦！

妇女們：老天爷！这可教盐民怎么活呀！

甜 父：（仰望长空）苍天啊！（唱）

日月星辰悬天上，
却怎么放縱妖风逞猖狂！
盐民血汗随风散，
盐民尸骨抛路旁。
虔誠祝告多少代，
甜水不見苦水更长！
苍天何时睜睜眼，
拯救小民免灾殃！

众 人：（合唱）

祈求苍天开泉眼，
拯救小民免灾殃！

（老人們又跪了下来。）

甜 姑：（憤然地搀起父亲）求救不得救，年年添苦愁！

艾 林：（搀起沈大爷）輩輩走老路，何日是尽头！

沈大爷：老天降灾，人奈天何！

甜 姑：既然知道环池有过甘泉，就该动手去挖！

盐民甲：漫漫环池百余里，该到哪里去挖？

艾 林：劈开环池千顷土，就地挖它百尺深！

韓大爷：那得多少年哪？

艾 林：与其让后代继承苦难，不如让后代继承挖泉。总有一天会大功告成！（唱）

滴水能穿石，

铁杵能磨针，

千村成一体，

万民同一心。

世代相继挖甜水，

总有一天啊，

甘泉会造福我环池人！

〔青年盐民们跃跃欲试。〕

沈大爷：甘泉既为妖魔封锁，此乃天意，逆天行事，如何使得！

韓大爷：倘若万民动土挖泉，触怒天神，岂不给环池招来更大灾祸！

艾 林：后羿敢射日，禹王能锁蛟，为人秉正气，妖邪望风逃！

韓大爷：（急制止）住口！今乃春祭吉辰，在这神圣祭台前，竟敢讲出这些亵渎天地神灵的话来，真乃不知天高地厚！

艾 林：天高地厚？天高有黑风，地厚无甘泉！

韓大爷：啊？你……

甜 父：（和解地）世代挖泉，非同小可，还是从长計議吧！

韓大爷：（不滿地）哼！（揮散青年們，揚長而去）

沈大爷：还是从长計議吧！

（青年們尙自意氣不消，被各家老人勸解着下。）

艾 林：（感嘆地）根我，单絲不成綫，孤树不成林！

甜 姑：纒絲絲成綫，植树树成蔭。

艾 林：（為之一震，回天）縱有纒絲志，恐无养蚕人。

甜 姑：練就鼓琴艺，何患无知音。

艾 林：（一喜）啊？你是……

甜 父：这就是小女甜姑。（对甜姑）这就是在悬崖上搭救你爹的艾林，还不快快拜謝！

甜 姑：
艾 林：（拜謝，答禮，合唱）

早已聞名，不曾相見，

你的^名聲到处傳。

（^名聲，含羞不敢多言）

我見^他目光閃閃紅了臉，

低头含羞不敢多言。

怪不得人們將^他誇贊，

果然是英俊^{男子}正少年。

甜 姑：（久与艾林目光相遇，含羞无措地）謝謝！（再拜）

艾 林：（亦含羞无措地）已經謝过啦！

甜 父：（已看出他們互愛之意，欣喜地）哈哈……

「甜姑、艾林謝絕了臉，各自別過臉去。

甜 父：（走近甜姑，輕聲地）甜姑！（唱）

艾林英名環池傳，
除暴安良好心田，
冒險救父恩非淺，
俊杰英豪正少年。
人常說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
莫非這是前世緣！
但不知可稱兒的心願？

甜 姑：（正中心懷，兩頰緋紅，唱）

有爹作主我不敢多言。

（向屋裏跑去）

（艾林告辭，甜父拉住。

甜 父：女兒！擺酒！

甜 姑：（應聲，撥酒釀上，拂拭桌凳，擺酒斟酒）……

甜 父：（遞酒，唱）

淡飯水酒聊充飢渴。

艾 林：（接杯，唱）

意誠吃水心也甜。

（二人略一謙讓，正欲舉杯，白胡老头手提采葯花籃，扶杖飄然而至。

白胡老头：主人納福！

甜 父：你老人家好，請來吃杯水酒。

（白胡老头也不謙讓，居正面坐下，向甜父、艾林各一舉杯，即一飲而盡。連声称讚：“好酒，好酒！”照樣連飲了三杯……。甜父、艾

林和站在花盆架旁的甜姑，一直在惊异地审视着这个怪异老人。

白胡老头：（似有醉意，摸摸胡子，讚不絕口地）好酒，好酒哇！哈哈……（唱）

三杯美酒落了肚，

謝謝主人好招呼。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

休笑老奴太輕浮。

艾 林：還不曾問你老人家家住哪里，高名上姓？

白胡老头：（笑）嘿嘿！（唱）

家在梅花嶺下住，

我爹姓胡我姓胡，

忘了當年真名諱，

人家叫我老胡塗。

（大笑）啊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甜 父：（……）哈哈……
艾 林：（……）哈哈……

甜 姑：（輕輕拉甜父到一旁）爹，自稱年老胡塗者，正是聰明絕世人。

白胡老头：（一震，看看甜姑，對甜父）你好伶俐的姑娘啊！她叫……？

甜 父：她叫甜姑。

白胡老头：甜姑？好名字啊，哈哈……（唱）

名叫甜姑心不苦，

正是俊女出茅廬。

你有這樣好女兒，